甘孜日报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6年11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校对：傲昂嘉措
版式编辑：边强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鱼通文化—

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

濒危的古老艺术

◎吴明刚

一、鱼通山歌的收集与整理

由于鱼通话有语言而无文字，历史上大量由鱼通人创作、用鱼通话演唱的鱼通山歌，未能以文字形式记录和保存下来。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学者曾在鱼通地区开展田野考察，关注到鱼通山歌，并将采集到的作品整理发表，为鱼通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也使我们认识历史上的鱼通山歌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龚伯勋先生无疑是鱼通山歌收集与整理工作的集大成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便开始对鱼通山歌进行收集和整理。2008年，他将其历年收集到的鱼通山歌，以及与康定等地收集到的民歌、山歌作品一并集结出版成《西炉古韵》一书。

《西炉古韵》是迄今所见收录鱼通山歌最多的一部著作，共收录鱼通山歌作品100余首。该书所收鱼通山歌，也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鱼通山歌。龚伯勋先生在后记中写道：“收录其中的全部是流传民间的‘老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民歌’一首也没收入。”由于这些山歌均为新中国成立前流传的“旧民歌”，反映的是鱼通人过去的生产与生活，龚伯勋先生将其定名为“康定古歌”，成为研究鱼通人历史与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西炉古韵》共收录鱼通藏族山歌、民歌12首，全部为汉语意译；另收录汉族山歌、民歌100余首，题材和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歌颂青年男女纯洁、忠贞爱情的情歌；有歌颂父母、兄弟、姐妹亲情的亲情歌；有朋友相聚时演唱的酒歌；有歌颂家乡、赞美自然山水的颂歌；有反映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的生活歌、劳动歌；有劝人积德行善的教育歌；也有控诉封建农奴制度下鱼通人艰辛生活的苦歌、怨歌。现将其收录的12首藏族歌曲及部分汉族歌曲代表作转录于后，供读者欣赏。

昨晚梦中见你

昨晚梦中见你
今日就得欢聚
虎皮豹皮再美
哪能与你比美

隔不断

阿妹哟
再高的大山也隔不断
我会像雄鹰那样飞过山
阿妹哟
再险的岩子也隔不断
我会像猴子那样攀登
阿妹哟
再深的大河也隔不断
我会用头帕搭桥来到你身边

两颗相爱的心

两颗相爱的心
像一张洁白的纸
有人想把它撕烂
用金子写上字的纸是撕不烂的
两颗相爱的心
像马尾搓的绳子
有人想把它扯断
比丝还牢的马尾是扯不断的
两颗相爱的心
像一颗圆根
有人想把它撒开
如天生的宝石是散不开的

阿妹知我心意

一心带她远去
盘缠又在哪里
阿妹知我心意
抹下手上的银圈子

看见你的脚印

看见你的脚印
说不尽的欢喜
就是行走万里
也不喊个“累”字

泸定桥就在前面

属鸡的阿妹住在对岸
短小的翅膀飞不过宽阔的河面
快些走哟快些走
泸定皇桥就在前面

夜空星满天

夜空星满天
叫人看花眼
城里满是人
难见她的面

只能梦中在一起

山顶的白雪
上下的冰凌
同是一样洁白
只有化成水才能在一起
山的香台
河的塔子
同是一样圣洁
只有影子落在水中才能在一起
阿哥在高山
阿妹在坝子
两人朝思暮想
只能梦中相聚
……

（未完待续）

藏彝走廊

苞谷酒

◎伍降秋

在外漂泊多年，我喝过不少酒。可每当舌尖触到杯中的酒液，心里总忍不住拿它同老家九龙县魁多镇甲坝村的苞谷酒相比。比来比去，终究忘不了那股从粮食深处透出来的醇厚粮香。只要闻到这个味道，人便像一下子回到了山里：老屋、青山、火塘，还有阿爸阿妈的身影，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我的老家坐落在群山之间，河水绕着村子缓缓流淌。秋收是记忆里最让人欢喜的时节。漫坡的苞谷渐渐黄透，山风吹过，一坡金黄轻轻晃动。站在坡上望着这片丰收的颜色，心里便生出一种踏实感，知道一年的辛苦总算有了着落。我们山里人，春种秋收，所有期盼都落在这些庄稼上。后来酿苞谷酒，用的正是这些刚收回来的新苞谷。那股山野粮香，是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我走到哪里都认得出来。

酿苞谷酒，是祖上传下来的老手艺。秋收忙完，天气转凉，正是适合酿酒发酵的时候。阿爸阿妈便在那间老木屋里张罗起来。房梁被常年烟火熏得发黑，屋里常年带着烟火味，又混着淡淡的酒香。小时候，我最爱往这间木屋跑，站在一旁看他们忙前忙后。看着他们认真专注的样子，我心里总觉着，酿酒不是寻常农活，而是山里人家一件郑重的事。

选料是酿酒的第一道关口。我跟着阿爸阿妈打下手，晓得半点马虎不得。老辈人酿酒，只挑选当年新收、颗粒饱满、金黄的苞谷。阿爸常说，只有新粮，酿出来的酒才够纯正；陈粮酿出来，味道就差远了。挑好的苞谷倒进大木桶，用清水浸泡，等籽粒吸足水分，才能上锅蒸煮。泡透的苞谷下到大铁锅，用柴火慢慢蒸，一直蒸到软糯开裂。这一步最考验经验：火大了容易糊底，火小了苞谷夹生。小时候我守在灶台边，盯着锅里翻滚的苞谷，心里暗暗记着阿爸的话。火候稍有偏差，最后酿出来的酒味道便不一样。

蒸好的苞谷捞出来，摊在竹席上晾凉。等温度合适，再拌上酒曲。酒曲是酿酒的引子，在适宜的温湿度下，慢慢把苞谷里的淀粉转化成糖，再发酵成酒。拌好酒曲，装进大陶缸，封好口，便静待发酵。这事急不来，短则十几天、半个月，有时要放上两三个月。那段日子，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口缸，总忍不住凑过去侧耳听。缸里隐隐传来细细的响动，我便悄悄盼着，哪天掀开缸盖，浓郁的酒香一下子漫满整间屋子。

缸里酒香越来越浓，便到了蒸馏取酒的时节。阿爸把发酵好的苞谷装进酒甑，灶里添柴，大火烧起来。热气往上蹿，带着酒气的水汽顺着管道冷却，一滴一滴落进酒坛。清亮的苞谷酒，就这样缓缓流了出来。刚出甑的头道酒度数很高，入口烈，后劲足。我尝过一口，一下子就懂了：这性子，正像我们山里人，直爽、热忱。村里懂酒的老人，拿土瓷小杯接下头道酒，抿上一口，神情舒展。每次见到这个画面，我心里都生出很深的感触。这一口酒，既是对酿酒手艺的肯定，也是对一整年田间辛劳的慰藉。

在我们村里，苞谷酒从来不只是饭桌上的饮品。逢年过节，或是家里办喜事，乡亲们都会聚到一起，摆上自家种养、亲手烹制的家常菜，抬出封存好的苞谷酒。大家围坐，边喝边唠家常。几杯酒下肚，邻里之间平日里的小隔阂、小误会，也就慢慢散开。大家聊庄稼收成，聊家里老人孩子，说的都是实在话，暖意便在酒桌上一点点漫开。每每这时，我都觉得，这杯苞谷酒把山里人的情分紧紧连在了一起。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天。天冷时，阿爸总会拿出他用了很多年的酒壶，烫上一壶苞谷酒，坐在火塘边慢慢品。火塘里木柴噼啪作响，整个屋子暖烘烘的。小时候的我总爱凑到阿爸身边，闻着酒香，缠着他让我尝一口。阿爸总是笑着摇头：“小孩子不能喝酒，等你长大了，阿爸再陪你喝。”那时我还不懂酒的滋味，只是把阿爸脸上安稳满足的神情牢牢记在心里。如今，阿爸已经不在了。每次我抿一口故乡的苞谷酒，恍惚之间，仿佛又看见他坐在火塘边浅酌微笑，一股温热从心底涌上来，久久不能平复。

岁月一年年往前走，故乡也在悄悄变化。许多年轻人离开大山，到城里谋生，村子不再像从前那样热闹。愿意守着老法子酿苞谷酒的人家，也越来越少。每次回乡看到这样的景象，心里总会生出几分怅然。可这苞谷酒，始终是我割舍不下的牵挂。在外漂泊，偶尔孤单迷茫的时候，只要尝到这熟悉的酒香，老屋、火塘、乡亲们的模样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心里也就重新有了往前走的力量。

故乡的苞谷酒，像山里人随口传唱的老调子，伴着岁月缓缓流淌。酒里藏着一代代传下来的乡土习俗，也装着乡亲们一生的悲欢。不管我走多远，时光怎样流转，只要想起这一缕酒香，我就知道，故乡还在那里。这一口苞谷酒，是我心底最珍贵的念想，也是我灵魂永远的归处。



五色海

【第1216期】